

## 強秦、暴秦、亡秦——論漢賦裡的秦

潘銘基 \*

### -차 례-

1. 前言
2. 漢賦裡的秦王朝
  - 2.1. 延攬人才使其壯大
  - 2.2. 道出秦之暴虐
  - 2.3. 對二世而亡之慨嘆
  - 2.4. 作為漢室之借鑒
  - 2.5. 客觀陳述秦之功德
3. 結語

---

\*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 mkpoon@cuhk.edu.hk

**[摘要]**

春秋戰國經歷了數百年的戰亂，而秦國只用了十五年便統一天一。但秦立國僅十五年便告覆亡，乃不明白攻守異道使然。漢代秦而立，秦成為了前朝，而前朝在漢人心目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漢賦作為有漢一代深具代表意義之文學作品。在賦學作品之中，有專向帝王進諫而撰作者，此等賦作或言秦之嘗為強大，或謂秦之用人不計其出身，或析秦之戰無不勝，或以秦之暴戾為其速亡之因由，更多是以漢德映襯秦之暴虐。總之，秦在兩漢賦作裡時有現身，具有特殊意義。本篇之撰，摘取司馬相如、東方朔、揚雄、劉歆、班彪、班固、張衡、趙壹等之賦作，分類析述秦在漢賦裡所呈現之代表意義，並論漢人文學作品特別重視以亡秦入文之諷諫傳統。

**關鍵詞：**漢賦 秦 漢 春秋戰國 以史為鑒 戰爭 勸百諷一

## 1. 前言

自春秋時代的數百年亂離後，作為戰國七雄之一的秦國，以十五年時間，在公元前221年統一六國，先後消滅了韓、趙、魏、楚、燕、齊。錢穆云：「秦并六國，中國史第一次走上全國大統一的路。此不專因於秦國地勢之險塞及其兵力之強盛，而最要的還是當時一般意向所促成。」<sup>1)</sup> 可見統一天下乃是「一般背向的，即民心背向使然。秦王嬴正一統天下以後，下令：「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sup>2)</sup> 秦始皇的宏願並沒有成真，秦國用了五百多年從一介諸侯而成為大一統王朝，卻在十五年後歷經二世而亡國。秦之速亡，對漢代人影響深遠，在兩漢士人的文字裡，無時無刻流露出對秦代速亡的警惕。畢竟秦之於漢，就像殷之於周，所謂「殷鑒不遠」，前朝覆亡便是對後朝的深刻鑒誡。<sup>3)</sup>

賦在漢代文學作品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焦循云：「一代有一代之所勝，欲自楚騷以下，撰為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sup>4)</sup> 一代有一代的文學，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皆其例，而賦乃兩漢最具代表性的文學作品。賦作題材廣泛，其中有反映宮廷生活者，旨在向帝王進諫。<sup>5)</sup> 班固《漢書·司馬相如傳贊》云：「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顏師古注：「奢靡之辭多，而節儉之言少也。」<sup>6)</sup> 此言揚雄之賦雖意在諷諫，但終因奢靡之辭多而掩其意。「勸

1) 錢穆，《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年修訂二版，頁120。

2)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版，卷六，頁236。

3) 案：拙作「從陸賈『新語』到揚雄『劇秦美新』——前漢士人以秦亡舊事進諫的研究」嘗以《史記》、《漢書》所載漢人文章為據，輔以前漢子書，綜述其中以秦亡為說之篇章，既論其諫說文辭之美，亦見漢人借秦亡之事以論治國大道之傳統。（詳載『文學論衡』，總第28期，2016年8月，頁50-67。）

4) 焦循，《易餘畬錄》，北京：學苑出版社『清代學術筆記叢刊』影印『木犀軒叢書』本，2005年，卷十五，頁88。

5) 參馬積高，《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52。

6)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五七下，頁2609。

百諷一」即文章原在使人警誡，結果卻適得其反。龔克昌云：「司馬相如的賦儘管寫得十分華麗誇張，但它的目標是引導帝王注意節儉。班固的看法是很深刻的。」<sup>7)</sup>龔說是也。

賦在漢代文學作品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焦循云：「一代有一代之所勝，欲自楚騷以下，撰為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sup>8)</sup>一代有一代的文學，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皆其例，而賦乃兩漢最具代表性的文學作品。賦作題材廣泛，其中有反映宮廷生活者，旨在向帝王進諫。<sup>9)</sup>班固《漢書·司馬相如傳贊》云：「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顏師古注：「奢靡之辭多，而節儉之言少也。」<sup>10)</sup>此言揚雄之賦雖意在諷諫，但終因奢靡之辭多而掩其意。「勸百諷一」即文章原在使人警誡，結果卻適得其反。龔克昌云：「司馬相如的賦儘管寫得十分華麗誇張，但它的目標是引導帝王注意節儉。班固的看法是很深刻的。」<sup>11)</sup>龔說是也。

諷諫乃漢賦一大特色，然而賦作裡諷諫成分的多寡，卻成為人後世學者爭論的焦點。「勸百諷一」本身已是對賦作諷諫成分的不滿，以為賦雖然意欲向主上諷諫，可是諷諫的比例過低，不能達到勸諫的作用。《漢書·揚雄傳》云：「以為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sup>12)</sup>揚雄以為賦作乃用以諷諫，如要展開論述，必用

7) 龔克昌等，《全漢賦評注》，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3年，序言，頁16。

8) 焦循，《易餘畬錄》，北京：學苑出版社『清代學術筆記叢刊』影印『木犀軒叢書』本，2005年，卷十五，頁88。

9) 參馬積高，《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52。

10)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五七下，頁2609。

11) 龔克昌等，《全漢賦評注》，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3年，序言，頁16。

華麗辭藻，宏偉侈華，推衍無窮，致使人無以復加，最後乃歸乎正道，但看的人早已無心於此了。又，揚雄指出從前漢武帝十分喜歡神仙，於是司馬相如獻上〈大人賦〉以作諷諫，武帝看後反而飄飄然有凌雲的想法。準此而論，賦作勸而不止，本是瞭然。甚至像俳優淳于髡、優孟之流，並非法度所在。揚雄最後以為賢人君子本當為詩賦之正，於是便停止不再作賦。

本文以漢賦裡所載秦事為據，討論秦的人和事在漢賦裡所呈現的作用。其中或有及於秦之招攬人才，亦有秦之統一六國，更有取秦之滅亡作為漢得天下之對比，以及力陳秦代滅亡之因由。此等賦作，當中有與漢賦諷諫傳統相關，亦有純為客觀陳述而敷陳其事者。總之，秦的人和事從不同角度出現在漢賦裡，代表了亡秦在漢代賦家心目中的重要性。

## 2. 漢賦裡的秦王朝

### 2.1. 延攬人才使其壯大

秦國位處西邊，地在偏壤，能在春秋時期稱霸西戎，實與其重用不同地方的人才莫大關係。自春秋時代以來，秦國用人不拘一格，以學識為先，而不以出身、德行論英雄。《尚書·秦誓》載秦穆公云：「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sup>12)</sup> 在此文中，秦穆公明確指出判斷人才的標準，包括德才兼備、敢於進諫、博學多識、忠君愛國等，以為國家如能有此人才，則離一統天下不遠。及至秦孝公即位之初，魏國強盛，侵略秦地，秦

12) 『漢書』，卷八七下，頁3575。

13) 十三經注疏編委會，『尚書注疏』，載『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卷二十，頁670-672。

國經濟疲憊，民不聊生。於是，秦孝公遂有《求賢令》之撰，言辭懇切，力求改革，其云：

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蹇、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繆公之故地，脩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疆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sup>14)</sup>

秦孝公於此力陳秦自穆公以來的偉大事業，以為穆公在岐山、雍邑之間，實行德政、振興武力，在東邊平定了晉國的內亂，疆土達到黃河邊上；在西邊稱霸於戎狄，拓展疆土達於千里。周天子因賜霸主稱號，諸侯來賀，給後世開創基業，成就輝煌。可惜的是，至厲公、蹇公、簡公、出子在位之時，幾世不安寧，國家內憂不堪，故無暇顧及國外事情，後晉國奪得秦國河西之地，各國諸侯卑視秦國，甚為恥辱。及至秦獻公即位，安定邊境，又遷都櫟陽，且欲東征，收復秦穆公時疆土，重修昔日穆公政令。秦孝公自言緬懷先君遺志，常懷悲痛。於是，鼓勵賓客和群臣獻出高明計策，如能使秦國復為強盛，便以其為高官，並裂土封賞。這裡秦孝公求賢若渴，希望能夠找到「能出奇計疆秦者」，重賢之心，昭然若揭。錢穆《秦漢史》云：「自商鞅入秦，其勢遂一變。自後有張儀、范雎，皆魏人，仕秦，建偉績。甘茂、公孫衍亦籍三晉。秦用客卿，其效大著。」<sup>15)</sup> 秦國能夠重視不同諸侯國的人才，使其能夠逐漸強大，最終一統天下。

- a. 東方朔〈答客難〉云：「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

14) 『史記』，卷五，頁202。

15) 錢穆，『秦漢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年第6版，頁6。

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sup>16)</sup>此言當今世上的隱士，孤獨無友，空寂獨居，上觀隱士許由，下察春秋時代的隱士接輿，計與范蠡相同，忠心與伍子胥無異。在天下太平無事之時，唯有與義相導，無所表現，寡合少友，本來是理所當然的事。東方朔問客人，對自己的品德有何懷疑？至於燕國任用樂毅，秦國任用李斯，酈食其勸說齊王田廣歸漢，不戰而得齊地七十餘城，他們的游說皆像流水般順利，說服別人放棄自己的意見而聽從之，像圓圈那樣自由地轉動，所想的必定能得到，功高如山，海內平定，國家安寧，這是此等人遇上了能夠施展才能的時機，客人又有何奇怪呢！東方朔於此以秦相李斯為例，以明當時秦王能夠重用人才，而李斯正遭逢時機，故成一國之相。

- b. 揚雄〈解嘲〉云：「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雖噤吟而笑唐舉。」<sup>17)</sup>「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鎮頤折頰，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炕其氣，附其背而奪其位，時也。」<sup>18)</sup>以上節錄〈解嘲〉之文。《論語·微子》有云，「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sup>19)</sup>是「三仁」所指乃微子、箕子、比干。二老，舊注或有異說，李善注：「《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sup>20)</sup>李周翰注：「紂不用忠諫，比干死，箕子囚，微子去，而殷遂亡，宗廟為之丘墟，太公歸文王而周業盛，是為一老，不聞其二老焉。李善引伯夷與太公為二老，甚誤矣。且伯夷去絕周粟，死於首陽，奈何得去歸周也。揚雄言二老，亦用事之誤也。」<sup>21)</sup>李善以為二

16) 『漢書』，卷六五，頁2867。

17) 『漢書』，卷八七下，頁3568。

18) 『漢書』，卷八七下，頁3572。

19) 『論語注疏』，載『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卷十八，頁280。

20)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四五，頁2008。

21) 蕭統選編；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六臣注文選』，杭州：浙

老乃伯夷、姜太公，李周翰不以為然，以為只有一老不聞有二老。細考之，姜太公七十遇文王，古書多有載之，謂為一老，固其然也。此外，還有九十見文王的鬻熊。《意林》引《鬻子》云：「昔文王見鬻子年九十，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麋，臣已老矣；坐策國事，臣年尚少。』」<sup>22)</sup> 故揚雄所言「二老」，當指姜太公與鬻熊。揚雄此言昔日三個仁人離開以後，殷即趨弱；兩位老人歸周，即告強盛；子胥死而吳亡國，文種、范蠡在越稱霸，百里奚來而秦喜，樂毅走而燕懼，范雎用折拉使穰侯危險，蔡澤以曲頤受唐舉嘲笑。此中百里奚本是晉國奴隸，後為秦穆公所贖，迎為上賓，助秦穆公稱霸西戎。秦穆公能夠不計較大臣出身，重其才能，遂成就霸業。此下范雎、蔡澤皆是得秦王重用的大臣，並為秦國用人唯才的明證。至於第二段引文提及蔡澤乃山東平民，曲頤折鼻，淚唾橫流，向西揖拜強秦之相，扼其咽喉，絕其氣，附在其背上奪取其位。遇合得時，為秦所用。秦國能夠重用人才，實其成功關鍵。

- c. 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而焦瘁，福不盈眦，甌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虐！」<sup>23)</sup> 此言戰國時代，合縱之人糾合眾國，而連橫之徒則拆散聯盟，逃亡他國誇誇其談，流浪異邦振振有詞，商鞅身懷帝道王道和霸道去投奔秦孝公，李斯高談時務以取悅秦始皇，二人皆趁著有利的時機，遭逢亂世，依靠僥幸利用邪術以求一時之富貴，早晨茂盛，傍晚便凋零，富貴尚未得手，災禍就已臨頭，歹徒還因此自悔，正人君子實不可利用此等辦法。班固於此以為商鞅和李斯之成功乃因其身逢亂世，故得秦王看重。行文之間，可知班固並不稱讚二人的行為，乃取之以作為反面例子。然亦可見因秦之重用人才，故使商鞅和李

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卷四五，頁825。

22) 錢熙祚「《鬻子》校勘記」云：「《御覽》三百八十三所引與《意林》同，未有『因立為師』四字。古人引書，多有以序混入正文者，疑二書所引，即此文也。」（見『鬻子』守山閣叢書，校勘記頁1。）可見錢氏以為此段佚文當為逢行珪之〈鬻子序〉，而細考今本《鬻子》，確見此段文字於序文之中，故錢氏所言甚是。

23) 『漢書』，卷一百上，頁4227。



斯投奔秦國，乃秦得以強大的重要元素。商鞅乃衛人，相秦十九年，以術說秦孝公，助其變法，秦以富強。李斯乃戰國末年楚上蔡人，因說秦王併六國，拜為客卿；滅六國後，統一天下，更為丞相。秦之重用人才，於此可見。

說秦國重用人材的背後，此等賦作也是從另一角度勸勉漢代帝王亦當重視漢之賢材，以輔佐漢室，使漢朝壯大。借古喻今是也。同時，作為賦之作者，寫賦的人也希望透過賦作舉薦賢才，並使漢帝重用作為漢賦作者的自己。

## 2.2. 道出秦之暴虐

秦始皇統一天下，結束戰國時代戰亂頻仍的局面，可是十五年而亡國，乃不明攻守異勢之理。賈誼〈過秦論〉云：「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sup>24)</sup> 秦得天下，以其堅甲利兵；<sup>25)</sup> 守天下而不用仁義之道，不明攻守異道，使其速亡。錢穆云：「秦代政治的失敗，最主要的在其役使民力之逾量。」<sup>26)</sup> 統一天下以後，仍以戰時狀況勞役百姓，不能與民休息，實為秦

24) 閻振益、鍾夏，『新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卷一，頁3。

25) 據《史記·秦本紀》與《秦始皇本紀》所載，秦多次發動戰爭，如坑卒與戰爭時大量的殺傷，共有十五次。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詳載之如下：1. 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2. 惠文王七年，與魏戰，斬首八萬；3. 惠文王後元七年，秦敗五國兵，斬首八萬二千；4. 惠文王後元十一年，敗韓岸門，斬首萬；5. 惠文王後元十三年，擊楚於丹陽，斬首八萬；6. 武王四年，拔韓宜陽，斬首六萬；7. 昭襄王六年，伐楚，斬首二萬；8. 昭襄王十四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9. 昭襄王三十三年，破魏，斬首十五萬；10. 昭襄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斬首五萬；11. 昭襄王四十七年，白起破趙於長平，坑降卒四十餘萬；12. 昭襄王五十年，攻三晉，斬首六千，晉軍走死河中二萬；13. 昭襄王五十一年，攻韓，斬首四萬；攻趙，首虜九萬；14. 王政二年，攻卷，斬首三萬；15. 王政十三年，攻趙，斬首十萬。（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頁10-11。）

26) 『國史大綱』，頁127。

政失敗之因，錢先生所言是矣。漢賦之中，亦有極言秦之暴虐者，以其速亡殆源於此。

- a. 揚雄〈長楊賦〉：「昔有強秦，封豕其土，竄竄其民。」<sup>27)</sup> 封豕乃是大豬，比喻殘忍貪暴。豕即豬，封有大意。《詩·周頌·烈文》「無封靡于爾邦」句，毛傳：「封，大也。」正義：「定四年《左傳》云：『吳為封豕長蛇。』封與長為類，則封豕為大豕，故封為大也。」<sup>28)</sup> 可見「封豕」便即大豬。竄竄為獸名，虎爪，食人。喻意與封豕同。應劭曰：「《淮南子》云，堯之時竄竄、封豕、鑿齒皆為民害。竄竄類獮，虎爪食人。」服虔曰：「鑿齒〔齒〕長五寸，似鑿，亦食人。」李奇曰：「以喻秦貪婪，殘食其民也。」師古曰：「封，大也。竄音於黠反。竄音愈。」<sup>29)</sup> 《文選》李善注：「晉灼曰：鑿齒之徒，謂六國。竄，烏黠切。竄，音庾。」<sup>30)</sup> 鄭文云：「文明言『秦封豕其土，竄竄其民』，自指統治者對士民之殘害而言，非就士民本身之能為人害而言。……其實此之封豕、竄竄以名詞而作動詞之用，因兩者之能為殘害，遂以之表殘害之意也。蓋秦并六國，固暴虐無道矣，而六國與之爭，亦憔悴其民於虐政，故詈之為鑿齒，視之與秦等，及秦末群雄競起，天下大亂，故下文云：『豪俊舉沸云擾，群黎為之不康。』……竊以晉說為長。」<sup>31)</sup> 鄭說有理，大抵此三句言秦與六國皆暴虐百姓，使民感憔悴，苦不堪言。
- b. 劉歆〈遂初賦〉云：「劇彊秦之暴虐兮，吊趙括於長平。好周文之嘉德兮，躬尊賢而下士。」<sup>32)</sup> 劉歆於此以為秦在戰國七雄中實力最強，故稱之為強秦。章樵注：「劇猶甚也，文有〈劇秦美新〉。趙括敗於長平，四十萬人皆降秦，秦挾詐，盡坑殺之。」<sup>33)</sup> 秦之暴虐，在於坑殺四十萬

27) 『漢書』，卷八七下，頁3559。

28) 『毛詩正義』，載『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卷十九，頁1518。

29) 『漢書』，卷八七下，頁3559。

30) 『文選』，卷九，頁405。

31) 鄭文，『揚雄文集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頁117。

32) 章樵注，『古文苑』四部叢刊本，卷五，頁2b-3a。

趙國降卒。趙括乃趙奢之子，趙孝成王四年(前260)，以括取代廉頗為將，守長平，紙上談兵，不能抵抗秦軍，最終被射死，秦軍坑四十萬趙國降卒。《古文苑》載有此賦序文，其云：「是時朝政已多失矣！歆以論議見排擯，志竟不得，之官，經歷故晉之域，感今思古，遂作斯賦，以嘆往事，而寄己意。」<sup>34)</sup> 劉歆之時，大概哀帝在位，朝政多失，劉歆進言不得君主採用，被貶五原，赴任途中經過故晉之地，感懷萬分，寫下此賦。秦雖強大，惜其暴虐，故國祚不長。

- c. 班彪〈北征賦〉云：「越安定以容與兮，遵長城之漫漫。劇蒙公之疲民兮，為彊秦乎築怨。舍高亥之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不耀德以綏遠，顧厚固而繕藩。首身分而不寤兮，猶數功而辭讐。何夫子之妄說兮，孰云地脉而生殘。」<sup>35)</sup> 〈北征賦〉乃班彪離京北行之作，屬紀行賦。摯虞《文章流別論》云：「更始時，班彪避難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也。」<sup>36)</sup> 此言越過安定緩緩前行，沿著迢迢的萬里長城。蒙恬修築長城勞民太甚，為暴秦築下了極大的怨恨。蒙恬不顧趙高立胡亥的近憂，卻只顧防備邊陲蠻狄的遠患。沒有發揚仁德以安撫邊遠，卻只重視邊防工事，至死而不醒悟，仍在數功辭過。最後，班彪針對蒙恬死前有關修築長城而斷地脈之論，以為乃是一派胡言。賦中班彪道出秦之暴虐，乃在蒙恬修築長城而勞役百姓太甚，而且不明憂患在內而不在外，結果本末倒置，埋下亡國之禍。
- d. 班固〈東都賦〉云：「于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柩，郛閭遺室，原野馱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已來未之或紀也。故下民號而上愬，上帝懷而降鑒，致命于聖皇。」<sup>37)</sup> 此言當時戰爭連年，生民幾乎死盡，鬼神幾可泯絕；溝壑白骨累累，全無棺

33) 『古文苑』，卷五，頁3a。

34) 『古文苑』，卷五，頁1b。

35) 『文選』，卷九，頁428。

36) 『文選』，卷九，頁425李善注引《流別論》。

37) 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四十下，頁1360。

擲收斂，城郭房屋蕩然只餘斷瓦殘磚，屍體鋪滿郊野，鮮血流於谷川。秦王、項羽所造災禍，未能及此一半，自有文字以來，從未載此大難。下民哭訴上天，上帝觀察人間，傳命於漢光武帝。此處本言王莽之害，有甚於秦始皇與項羽者。此中所言「秦、項之災」，「秦」字意旨秦在統一過程中及秦始皇兼得天下後的肆意殺戮；「項」所指則為項羽在與秦爭戰中所造成的死亡與破壞。顯而易見，「秦、項之災」實含秦之暴虐。

- e. 杜篤〈論都賦〉云：「昔在強秦，爰初開畔，霸自岐、靡，國富人衍，卒以并兼，桀虐作亂。」<sup>38)</sup> 此賦乃東漢初杜篤所作，描繪了西京(長安)的險要地勢，說明理當定都長安，更下啟班固〈兩都賦〉之撰。「桀虐」，李賢注：「桀虐，如桀之無道也。」<sup>39)</sup> 此言秦國開闢疆界，自岐山、雍州起而稱霸天下，國家富庶，百姓繁衍，終於能夠兼併六國，最後卻像夏桀一樣暴虐無道引起叛亂。杜篤以夏桀為喻，以為秦之暴虐，與夏末暴君桀相仿，因而引起叛亂，終亡其國。《史記·夏本紀》云：「帝桀之時，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sup>40)</sup> 此言夏桀在位之時，不修德行而用武力傷害百姓，使百姓不堪忍受，故商湯伐之，代夏而立。秦統一天下，不明攻守異勢，在連年戰爭以後未有與民休息，致使民怨沸騰，終致亡國。
- f. 馮衍〈顯志賦〉：「澄德化之陵遲兮，烈刑罰之峭峻；燔商鞅之法術兮，燒韓非之說論。誚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於四裔；滅先王之法則兮，禍濩淫而弘大。」<sup>41)</sup> 陸棻《歷朝賦格》以為馮衍之賦「英厲之氣，勃若雲興；介石之心，兀如山峙」，<sup>42)</sup> 實乃對馮衍賦的深入剖析。此言看清道德教化的衰敗，痛惜嚴刑峻法的慘烈；焚燒商鞅法術與韓非論說。譴

38) 『後漢書』，卷八十上，頁2598。

39) 『後漢書』，卷八十上，頁2599。

40) 『史記』，卷二，頁88。

41) 『後漢書』，卷二八下，頁994。

42) 陸棻，《歷朝賦格》清康熙刻本，中集，騷賦格，卷四，馮六。

責秦始皇的專橫，流放李斯至偏遠處；毀滅先王的法則，禍患滋生而蔓延。秦之暴虐，在於不事師古，知道治劇而不知治平，崇尚法術，而不重視道德教化，最後因為「滅先王之法則兮，禍澆淫而弘大」。

- g. 張衡〈東京賦〉云：「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台於後。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思專其侈，以莫己若。廼構阿房，起甘泉，結雲閣，冠南山。征稅盡，人力殫。然後收以太半之賦，威以參夷之刑。其遇民也，若薙氏之芟草，既蘊崇之，又行火焉！慄慄黔首，豈徒跼高天，躋厚地而已哉？乃救死於其頸！毆以就役，唯力是視，百姓弗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sup>43)</sup> 張衡「兩京賦」皆旨在諷諫，向在上位者力陳不可荒淫無度，然兩篇重點有所不同，寫法亦異。此處張衡即追溯歷史，寫秦因「思專其侈」而終致破滅。其言當時戰國七雄並立爭鬥，紛紛建造豪華宮殿，相互攀比，奢侈華麗。楚國率先建造章華高台，趙國繼起叢台。秦王嬴政不甘後人，意欲獨享富貴榮華，不讓他人超越自己。於是建阿房宮，修甘泉殿，連接高高的雲閣，冠蓋整個南山，屹立於天地。秦王嬴政又徵盡天下稅收，耗竭所有人力，還收取過半賦稅，並採用滅夷三族的酷刑加以威逼。其對待平民百姓，像是掌管山澤的小吏芟除野草，以之堆積一起，復加燒掉。老百姓只得小心翼翼，儘管天高地廣，卻無挺胸闊步的自由，更時刻提防被殺頭。最後，百姓無法忍耐，便決意擁戴漢高祖劉邦。秦之暴虐，在於橫徵暴斂，沒有體恤百姓，終致人民叛變，招致亡國。

秦之速亡，因其不明白攻守異道，在統一天下後未能與民休息，終致敗亡。漢代秦而興，繼秦而立國，參考秦因暴虐而速亡，便可使漢帝明白長治久安的要點。以賦作陳述秦亡，總比大臣向君主力陳一番大道理為佳。此為漢賦裡多說秦國暴虐的原因。

43) 『文選』，卷三，頁94-96。

### 2.3. 對二世而亡之慨嘆

秦始皇消滅六國，統一天下，希望子孫世世代代接續統治。可是，秦始皇在沙丘宮去世後，趙高與李斯等偽造聖旨，迫使公子扶蘇自殺，擁立胡亥即位為帝，是為秦二世。賈誼《新書·保傳》嘗對此事詳加論述，其云：「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讓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為之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其所以集道之者非理故也。」<sup>44)</sup> 此處賈誼指出秦二世胡亥在成長過程中，以趙高為師傅，教導胡亥斷案判刑，所溫習的不是砍頭割鼻，就是把人一家三族全部殺光。因此，當胡亥即位之後，翌日便拿出弓箭射人，忠誠地提出勸告的人卻被稱為誹謗，認真地出主意的人則被說成妖言惑眾，胡亥甚至看待殺人如同割茅草一樣。

司馬相如撰有〈哀秦二世賦〉，便是以一賦之篇幅，借秦二世為喻，勸諫漢武帝不要重蹈秦二世亡國的覆轍。《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云：「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sup>45)</sup> 司馬相如遂撰有〈長楊賦〉。又云：「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sup>46)</sup> 宜春宮乃秦離宮之名，《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二世皇帝享國三年。葬宜春。」<sup>47)</sup> 可見宜春宮附近乃秦二世下葬之處，司馬相如路過而憑弔之，因有〈哀秦二世賦〉之作。其云：

登陂池之長阪兮，坌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隈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澹澹兮，通谷谿兮谿瀾。汨滅噏習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廣衍。觀眾樹之塢蔓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彌節容與

44) 『新書校注』，卷五，頁185。

45) 『史記』，卷一一七，頁3053。

46) 『史記』，卷一一七，頁3054。

47) 『史記』，卷六，頁290。

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執。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脩兮，魂無歸而不食。復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休。精罔闔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sup>48)</sup>

此賦由自然與人文兩部分組成。全賦篇幅甚短，只有一百二十餘字。劉勰《文心雕龍·哀弔》云：「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為賦體；桓譚以為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平章要切，斷而能悲也。」<sup>49)</sup> 劉勰引桓譚所論，並及己見，以為〈哀秦二世賦〉寫得悲傷，讀之使人感到歎惜；文末寫得扼要切實，能作出評斷而使人哀傷。《中國名賦集成》以為此賦「最為後世所看重的，乃總結了秦亡的歷史教訓，借生動的藝術形象抒發胸臆，成為抒情小賦中的佳制」。<sup>50)</sup> 此賦先言登上傾斜不平的漫長山坡，走進了高峻的層層宮殿。接著，俯視曲江池彎曲的岸邊和小洲，望著高低不齊的南山。山岩高聳而空深，通暢的溪谷豁然開朗而空闊。溪水急速地遠遠流去，注入寬廣低平的水邊高地。此處可以欣賞各種樹木繁茂蔭蔽的美景，瀏覽茂密的竹林。向東邊的土山奔馳，提衣走過沙石上的急流。緩步徘徊，路過並憑弔秦二世的墳墓。秦二世自身行事不謹慎，致使國家滅亡，權勢喪盡。二世聽信讒言，不肯醒悟，使秦之宗廟斷絕。秦二世操守不正，如今墳墓荒蕪而無人修整，魂魄無處可歸，更無人祭祀；飄逝到遙遠無邊的地方，久遠而暗昧。像魍魎似的精魄升空飛揚，經歷廣大的九天遠遠逝去。秦之速亡，原因眾多，此賦聚焦於秦二世，因景生情，借古喻今，以為秦二世之「持世不謹」，乃國家覆亡之關鍵，「哀二世行失」之餘亦用以規諫漢武帝。

秦只有二世便亡國，與其建國初衷，以為傳之無窮，實有極大差異。秦始皇嘗自言「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sup>51)</sup> 只有二世而亡，誠為漢之警惕，因此在漢賦裡亦多有述及秦二世。

48) 『史記』，卷一一七，頁3055。

49)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卷三，頁241。

50) 郭預衡主編，『中華名賦集成·先秦兩漢卷』，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0年，頁135。

51) 『史記』，卷六，頁236。

## 2.4. 作為漢室之借鑒

文學作品多能反映其所產生的時代，漢賦亦不例外。龔克昌云：「兩漢是我國歷史長河中的一個嶄新的時代，是第一次出現真正統一、強大、文明、昌盛的時代。新時代產生新文學。新文學又回過頭來反映新時代。我們讀漢賦，尤其是讀其中那些有代表性的漢大賦，往往會感受到一股強大的力量在搖撼著我們的心靈，有一種歡快的上升的氣氛在激勵著我們的神經。這就是蘊涵在作品中的大漢帝國的統一、強大、文明和昌盛。這種情況在作品中是隨處可見的。」<sup>52)</sup> 賦作能夠反映漢代，代表了漢人的關注點，龔說是也。秦作為前朝，能夠統一六國，但卻急速滅亡，其中成敗，漢代人皆歷歷在目，因而取之反映在文學作品之中，便是不少漢賦作品的內容。前事之不忘，乃後事之師也。

a. 班彪〈北征賦〉云：「登鄣隧而遙望兮，聊須臾以婆娑。閔獯鬻之猾夏兮，弔尉卬於朝那。從聖文之克讓兮，不勞師而幣加。惠父兄於南越兮，黜帝號於尉他。降几杖於藩國兮，折吳淠之逆邪。惟太宗之蕩蕩兮，豈曩秦之所圖。」<sup>53)</sup> 如前文所言，〈北征賦〉乃班彪離京北行之作。此言其登上了烽火台，恣意放縱。「獯鬻」乃對北方少數民族的稱呼。夏曰獯鬻，周曰獫狁，漢曰匈奴，三名雖異其實一也。班彪感傷匈奴禍亂中原，悼念卬都尉在朝那被殺。《史記·孝文本紀》云：「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sup>54)</sup> 便載有卬都尉被殺一事。自漢文帝聖明能讓，不用勞師征伐而以貨幣安撫。召南越父兄施與恩惠，使南越王去帝號而稱臣報答。文帝賜几杖與藩國，平息了吳王淠的叛逆邪念。文帝的廣闊王道，並非秦國能夠設想。《六臣注文選》呂向注：「言聖文加幣以懷人，彊秦脩邊以禦遠。帝德蕩蕩，

52) 『全漢賦評注』，序言，頁5-6。

53) 『文選』，卷九，頁428-429。

54) 『史記』，卷十，頁428。



然不與同其謀也。」<sup>55)</sup> 可見班彪欲表陳漢文帝之大德，便取故秦作為借鑒與比較，更能突顯漢室之難能可貴。

- b. 班固〈西都賦〉云：「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於祖宗，膏澤洽于黎庶。」<sup>56)</sup> 此言蕭何、曹參、魏相、邴吉等人，在朝廷上出謀獻策。此等賢臣輔佐君王長傳國統，協助施政，使教化成功。傳佈大漢的仁惠，滌蕩亡秦之餘毒。因此大臣作和諧之樂，百姓唱〈畫一之歌〉。其功德可以昭告祖宗先人，其仁惠能夠遍施黎民百姓。此中「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兩句，即以漢人目光取故秦以作對比，突顯漢之大德與秦之暴虐。至於「蕩亡秦之毒螫」句，王褒〈四子講德論〉云：

先生獨不聞秦之時耶？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群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理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莅，莫不肌栗懼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sup>57)</sup>

「蕩亡秦之毒螫」所言即〈四子講德論〉之「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等，不事師古，待民不以仁義，皆秦之惡也，故此處極言秦之暴虐。班固取秦之殘暴，與大漢之仁惠作對比，鮮明突出而可足服人。秦之速亡，與秦二世不重用人才相關。秦始皇死後，李斯、趙高等矯詔賜死扶蘇、蒙恬。秦二世即位以後，對趙高言聽計從，「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慘死咸陽市，十公主斃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sup>58)</sup> 盡殺功臣與皇族。反之，漢室所以能夠長久，在於重用賢臣，賦中所舉「蕭

55) 『六臣注文選』，卷九，頁165。

56) 『後漢書』，卷四十上，頁1341。

57) 『文選』，卷五一，頁2255-2256。

58) 『史記』，卷八七，頁2552。

曹魏邴」，即蕭何、曹參、魏相、邴吉，前二者輔翼漢高祖劉邦，乃劉勝項敗的功臣。後二者輔助漢宣帝，成就昭宣中興，在麒麟閣十一功臣之列。<sup>59)</sup>用賢與否，成敗皎然，班固言之是矣。

- c. 班固〈東都賦〉云：「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惡睹大漢之云為乎？夫大漢之開原也，奮布衣以登皇極，繇數碁而創萬世，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功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人。」<sup>60)</sup>〈兩都賦〉乃由兩位假想人物(西都賓與東都主人)描述長安、洛陽之繁華，旨在歌頌漢之國勢。歌頌漢德，取前朝亡秦以作比較實在所難免。此言先生確屬秦地之人，只知道炫耀壯麗的宮殿，仗恃險固的河山，雖然理解秦昭襄王與秦始皇，但先生哪裡知道大漢的成就光輝燦爛！大漢王朝初建，高祖劉邦由平民登上金鑾寶殿，經過多年苦戰而創立政權，此乃六經所未載，前聖所不言。當此之時，高祖進攻橫暴的秦王而應天命，討伐叛亂反逆以順民心。此中以秦莊襄王(秦王政父)、秦始皇，與漢高祖劉邦作比較，東都主人以為西都賓畢竟只是秦人，徒知秦國先君而不知漢之偉大。
- d. 張衡〈東京賦〉云：「高祖膺籙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所推必亡，所存必固。掃項軍於垓下，繼子嬰於軹塗。因秦宮室，據其府庫。作洛之制，我則未暇。是以西匠營宮，目翫阿房。規摹踰溢，不度不臧。」<sup>61)</sup>此言漢高祖劉邦承受上天的使命，按著天意進行誅伐。高

59) 案：《漢書·李廣蘇建傳》云：「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頤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傳。」(『漢書』，卷五四，頁2468-2469) 麒麟閣十一功臣包括霍光、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上文之魏相、邴吉即在其中。

60) 『後漢書』，卷四十下，頁1359。

61) 『文選』，卷三，頁96。

祖舉著赤色旗幟，發出威嚴的號令，攻擊的反遭滅亡，保護的使其更為堅固。漢軍在垓下橫掃項羽軍隊，在軹亭道旁接受秦王子嬰投降。漢初，繼續使用秦國宮室，並佔據秦時官府倉庫，至於建設東都洛陽，尚無暇顧及。秦國舊工匠繼續營造宮室，然而熟悉的只是阿房宮式的豪華，因此咸陽的宮闕都超過規模不合法度，不合禮義。漢代秦而立，此借秦宮殿的不合法度為鑒，則漢代興建宮殿，自不重蹈亡秦的舊轍。

- e. 張衡〈西京賦〉云：「漢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寔為咸陽。」<sup>62)</sup> 此處之「渭」即渭河，乃黃河最大的支流，源於甘肅渭源鳥鼠山，流經陝西中部，至潼關匯入黃河。「涘」即水邊。此言西漢建都長安，在渭河南岸。秦都咸陽位處渭河與長安的北面。漢都長安，本無必要交代秦建都何處；然漢以秦為前朝，則前朝建都何處，其中成敗得失，亦成後朝的借鑒。
- f. 趙壹〈刺世疾邪賦〉云：「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是故相反駁。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豈足懲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秦、漢無以相踰越，乃更加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sup>63)</sup> 此言五帝時候的禮儀制度不同，三王時候的禮儀制度也各異，氣數到了極限，自然就要發生變化，是非本來就是互相排斥，施行仁德並不能拯救社會的混亂，實行賞罰難以懲戒時代的清濁。春秋時期是禍亂破敗之始，戰國時代又加重了人民的苦難，秦漢時期也改變不大，更增加了人民的怨恨和苦難，毫不考慮百姓的死活，統治者只要對自己有利就滿足了。龔克昌云：「本賦言辭直切、激烈、尖銳、深刻，痛快淋漓，暴亂了當時社會的黑暗和腐朽，抒發了作者憤世疾俗的思想感謝，表現出其正直耿介的性格。」<sup>64)</sup> 龔說言簡意賅，甚為深刻，其說是也。此處取秦漢為一列，以為有國者只求

62) 『文選』，卷二，頁49。

63) 『後漢書』，卷八十下，頁2630。

64) 『全漢賦評注』，頁787。

利己而已，並不考慮百姓死活。漢代不一定能夠革除秦之弊，以秦為鑒，但卻仍與秦相同，此一例也。

前朝愈短，後朝愈長，則前朝亡國之種種原因，皆多為後朝論及，並以此為借鑒，以達以史為鏡之效。秦與漢之關係便即如此。文人雅士在賦作之中，必定述說秦之不是，欲漢室不重蹈覆轍，其實也代表了漢賦之不忘勸諫。

## 2.5. 客觀陳述秦之功德

秦能滅六國，一統天下，集天時地利人和於一身，本非易事。錢穆云：「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并天下，至二世三年而亡，前後僅十五年。然開後世一統之局，定郡縣之制。其設官定律，均為漢所因襲。其在政治上之設施，關係可謂極大。焚書坑儒，立以古非今之禁。尊王學，斥家言。定一尊於朝廷，綜百家於博士。力反戰國游士講學之囂風，求反之於古者政教不分官師合一之舊。其同書文字，剝滅古文。對於文教上之影響，亦復匪淺。國民處新王督責之下，不遑甯處。北築長城，南戍百粵。內開馳道。建咸陽宮殿。物質上之種種建設，亦至偉大。」<sup>65)</sup> 漢之於亡秦，並非只有貶斥，以秦為鑒，實亦存在許多襲用之處，錢先生所言是矣。是以漢賦中亦有不少篇幅客觀陳述秦之功德，可供漢人參考。

- a. 東方朔〈答客難〉云：「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sup>66)</sup> 此言當今之賢士，才高無友，寂然獨居。上觀許由，下視接輿，謀似范蠡，忠類子胥。天下太平之時，與義相符，寡合少

65) 『秦漢史』，頁30-31。

66) 『漢書』，卷六五，頁2867。

友，是理所應當的事情。東方朔問客人，這有何可懷疑的呢？至於燕用樂毅爲將，秦任李斯爲相，酈食其說降齊王，游說如流水，納諫如轉環，所欲必得，功如高山，海內穩定，國家安寧，此乃彼等遇上了好時勢。〈答客難〉乃東方朔抒發賢人懷才不遇的牢騷。這裡指出當世賢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不受重用。反之，從前如許由、接輿、范蠡、伍子胥等，皆受亂世君主重用，今天下太平，故已不得見用；又如樂毅、李斯、酈食其等，因應時勢，受到燕、秦、漢重用。此處特別提及秦之重用李斯。李斯，楚國上蔡人，西仕於秦，輔助秦始皇消滅六國，統一天下，封爲丞相。

- b. 班彪〈北征賦〉云：「登赤須之長坂，入義渠之舊城。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后之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紛吾去此舊都兮，騑遲遲以歷茲。」<sup>67)</sup> 此二句讚美秦昭王討賊，憤怒地北征西戎。《史記·匈奴列傳》：「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sup>68)</sup> 武王死後，秦昭王年幼繼位，秦國一度內亂，義渠乘機重新崛起。義渠王與秦昭王之母宣太后私通，生下二子。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宣太后誘殺義渠王於甘泉宮。秦國隨即出兵滅義渠，將義渠逐出黃河以南地區，在其地設置了隴西、北地、上郡三郡，並在邊境開始修建長城。
- c. 班固〈西都賦〉云：「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sup>69)</sup> 由於此地(長安)廣連各方，因此有三個朝代定都於此。周朝憑此如龍飛騰，秦朝憑此虎視東方；漢世受命而亦建都於此。呂延濟注：「三成，周、秦、漢天子居之。千里曰畿。」<sup>70)</sup> 周建都鎬京，秦都咸陽，漢居長安，三者其實皆在古雍州一帶。此處所

67) 『文選』，卷九，頁427。

68) 『史記』，卷一一〇，頁2885。

69) 『後漢書』，卷四十上，頁1336。

70) 『六臣注文選』，卷一，頁6。

言「秦」，只是客觀陳述秦與前代俱在此地建都而已。

- d. 李尤 <函谷關賦> 云：「自周轍之東遷，秦虎視乎中州。文馳齊而懼追，譎雞鳴於狗偷。睚背魏而西逝，托衾衣以免搜。」<sup>71)</sup> 此言周室東遷雒邑後，秦居關中，恃其險要雄視天下。章樵注：「周平王東遷洛陽，秦遂據有岐雍之地，恃其險要，肆毒天下。班固 <西都賦>『秦以虎視』。」<sup>72)</sup> 此注正引班固 <西都賦>「秦以虎視」之文，可見二篇皆以秦有此岐雍之地為說。此賦歷述函谷關經過先秦、漢武、漢光武、漢明帝四朝的變遷，但重點放在歌頌明帝以後的函谷關。
- e. 張衡 <西京賦> 云：「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人承上教以成俗。化俗之本，有與推移。何以覈諸？秦據雍而彊，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秦，光武處東而約。政之興衰，恒由此作。」<sup>73)</sup> 此言作為帝王必須順應自然條件而施行教化，百姓接受天子教化而形成良好風俗。轉變風俗的根本，是順應自然條件的變化。秦佔據雍州而強盛，周遷往豫州而衰落；高祖建都長安而豪奢，光武建都洛陽而儉樸。國家政治的興衰，總是源於自然條件的變化。秦據雍而強大，雍州乃古代九州之一。賈誼 <過秦論> 云：「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sup>74)</sup> 又《尚書·禹貢》云：「黑水、西河惟雍州。……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sup>75)</sup> 此言黑水到西河之間是雍州，此處的土壤是黃色的，田是第一等的。秦因佔據雍州，土地肥沃，故使國家強盛。結合周朝、漢高祖、漢光武帝的情况，可見張衡以為地理因素決定一國之興盛。
- f. 張衡 <西京賦> 云：「昔者大帝說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是時也，並為彊國者有六，

71) 『古文苑』，卷六，頁6b-7a。

72) 『古文苑』，卷六，頁7a。

73) 『文選』，卷二，頁48。

74) 『新書校注』，卷一，頁1。

75) 『尚書注疏』，載『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卷六，頁184。

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sup>76)</sup> 此言從前天帝喜歡秦穆公而會見他，更為他演奏天上的音樂。天帝情歡酒酣，於是降下金書天詔，賞賜給穆公以秦地，使其完全據有與鶉首星相對應的河山。當時，並列為強國的共有六個，然而天下終於為秦所統一。如上文所言，秦穆公重用賢臣，戰勝晉國，乃春秋五霸之一。此處所謂「大帝說秦繆公而覲之」一事，《史記·趙世家》有云：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識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sup>77)</sup>

此處〈趙世家〉載趙簡子病而扁鵲治之。扁鵲即提及秦穆公亦曾有「五日不知人」之病，而七日後霍然而愈。其中更有告訴公孫支與子輿之預言云云。〈西京賦〉所言與《史記·趙世家》所載不盡相同，蓋一事而有異說也。〈西京賦〉謂「翦諸鶉首」，《漢書·地理志》云：「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sup>78)</sup> 此即盡取鶉首之分，為秦國之國境矣。〈西京賦〉此數句亦旨在言秦穆公之有國，乃客觀陳述秦德。

76) 『文選』，卷二，頁50-51。

77) 『史記』，卷四三，頁1786-1787。

78) 『漢書』，卷二八下，頁1646。

g. 張超〈誚青衣賦〉：「古之贅婿，尚猶塵垢，況明智者，欲作奴父。勤節君子，無當自逸。宜如防水，守之以一。秦繆思讐，故獲終吉。」<sup>79)</sup> 蔡邕有〈青衣賦〉，乃感人的言情小賦，表現了人情與封建禮法的矛盾衝突。蔡邕〈青衣賦〉之題材引來了衛道之士的譴責，張超〈誚青衣賦〉便是如此的作品。張超以為〈青衣賦〉其文頗佳，志卑意微，因此愈顯難能可貴，其實語帶嘲諷。此言古時入贅的女婿，尚且被視為微末卑污的東西，何況明智的君子，不作奴婢之父。勤守節操的君子，不應當放縱自己。應當嚴守節操，始終如一。最後，此賦言秦穆公回顧自己的過失，反思以後終於得到吉祥。秦穆公乃春秋五霸之一，使秦國稱霸西戎。此所謂其過失，蓋指在崤山為晉所破之事。據《史記·秦始皇本紀》、《左傳·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載，秦穆公三十二年(前628)派孟明視等襲鄭，將行，百里奚、蹇叔哭師，穆公不聽。次年春，鄭國商人弘高告鄭。秦國軍隊知鄭國有備，只能減滑而還。晉軍於崤山大破秦軍，獲秦三帥。三帥獲釋後，秦穆公素服郊迎，後悔不用百里奚、蹇叔所言而致三帥被虜。至穆公三十六年(前624)，派遣孟明視等攻晉雪耻。秦穆公重用百里奚、蹇叔、孟明視、由余等，勵精圖治，伐西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成春秋五霸之一。〈誚青衣賦〉所言，旨在讚揚秦穆公能夠回顧自己的過失。

賦作每多鋪張揚厲，辭采華茂，述說漢代盛德之餘，亦每多取前代舊事以作對比或鋪墊。秦朝去漢不遠，其事情尚為漢人所認識，故取之入文較為便利。此外，秦雖速亡，然其管治也非一無是處，適足為漢室所借鑒。

### 3. 結語

漢繼秦而立，二者皆大一統王朝，而秦國曾經強盛，卻又急速滅亡，其中成敗得失，皆成漢人的教訓。文學作品因應時代需要應運而生，其中內

---

79) 『古文苑』，卷六，頁16a。



容自是當是人間所關心的課題，漢代文學作品以秦事入文者多不勝數，漢賦自不例外。據前文所撰，本文可總之如下：

首先，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國分立，秦自有國以後，漸次強盛，成為強秦。在漢賦中，可見多有以「強秦」稱之，如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班固〈答賓戲〉皆以論及秦之重用人才，使其強盛。秦國重用人才，不問出身，不計較是否秦人，用人唯才，乃秦成功之關鍵。漢賦借秦重用人才之事言之，亦每有自薦意味在其中。如在上位者得闕賦作，細味其中意涵，當亦可體察為賦者之苦心矣。

其次，秦以西戎之資，最後得以一統天下，雖謂其有堅甲利兵，然而民心背向，百姓皆厭倦戰爭亦不可忽視。可是，秦統一以後，僅十五年歷二世而亡，「暴秦」形象深入人心，更成為後世談論秦代的重點。其實，漢代秦而立，後朝國祚愈長，前朝形象每更不堪，秦即一例。在漢賦裡，秦之暴虐在在可見，如揚雄〈長楊賦〉謂「昔有強秦，封豕其土，竄竄其民」，言簡意賅，振聾發聵。他如劉歆〈遂初賦〉提及秦趙長平之戰，班彪〈北征賦〉言秦以蒙恬築長城而不明攻守異道，皆從不同角度討論暴秦種種狀況。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漢人歷言秦之暴虐，旨在予以漢之執政者作參考，其用心昭然若揭，懸諸日月而不刊。

再者，秦之速亡，固因暴虐所致，「亡秦」的形象在漢賦中亦隨處可見。司馬相如〈哀秦二世賦〉乃明確地以秦二世為主題，討論其在亡秦裡的作用，其中可供後世君主引以為誡，更是其撰文的要旨。不少漢賦作品皆有借秦事為鑒，謂秦事便是如此，其實更重在表示漢事如何可以避免。如張衡〈東京賦〉提及秦阿房宮之「規摹踰溢，不度不臧」，漢人覽之，便當竭力避免，不蹈亡秦舊轍。

[ABSTRACT]

## A Discussion about Qin Dynasty in Han Fu

Poon Ming Kay(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itnessed hundreds of years of chaos, national division and frequent wars. To the end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State of Qin defeated Han, Zhao, Wei, Chu, Yan and Qi successively in 15 years, ruling the whole country and ending the chaos. However, the Qin Dynasty was destroyed only 15 years after its founding. The country can be unified, but it cannot be sustained. After the Chu Han rivalry, the Liu family won and the Xiang family lost. Liu Bang established the Han Dynasty, while Qin became the former dynasty. The downfall of the former dynasty is a profound lesson to the latter. Han Fu is a representative literary work of the Han Dynasty. Among the Fu works, there are those who specially made suggestions to emperors. These Fu works either said that the Qin Dynasty was strong, or that the Qin Dynasty put ministers in an important position regardless of their origin, or analyzed the invincibility of Qin Dynasty, or took the violence of Qin Dynasty as the reason for its rapid death. More often, they used Han virtue to set off the violence of Qin Dynasty. In a word, Qin appeared in the Fu of Han Dynasty, which is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is written by taking the works of Sima Xiangru, Dongfang Shuo, Yang Xiong, Liu Xin, Ban Biao, Ban Gu, Zhang Heng, Zhao Yi, etc., to analyze the representative significance of Qin in Han Fu

by classification, and to discuss that Han Fu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tradition of satirizing and admonishing the demise of Qin Dynasty.

**Keywords** : Han Fu, Qin, Han,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s, Take History as a Mirror, War, To satirize one in order to admonish a hundred

[參考文獻]

-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
- 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 龔克昌等,『全漢賦評注』,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3年。
- 郭預衡主編,『中華名賦集成·先秦兩漢卷』,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0年。
- 焦循,『易餘畬錄』,北京:學苑出版社『清代學術筆記叢刊』影印『木犀軒叢書』本,2005年。
- 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
- 陸棻,『歷朝賦格』清康熙刻本。
- 馬積高,『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潘銘基,「從陸賈『新語』到揚雄『劇秦美新』——前漢士人以秦亡舊事進諫的研究」,載『文學論衡』,總第28期,2016年8月,頁50-67。
- 錢穆,『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年修訂二版。
- 錢穆,『秦漢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年第6版。
- 錢熙祚「『鬻子』校勘記」,見『鬻子』守山閣叢書。
- 十三經注疏編委會,『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版。
-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蕭統選編;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六臣注文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
- 閻振益、鍾夏,『新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章樵注,『古文苑』四部叢刊本。
- 鄭文,『揚雄文集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